



1467  
13

五

13





門  
遠  
1466  
卷  
5

特  
1467  
卷  
13

新刻劔嘯閣批評東漢演義評卷之八

告廟饗天明制度

是日明帝登殿文武班列兩行揚塵拜舞山呼禮畢加封  
鄧禹爲太傅李通爲大司空衆臣各受封贈大赦天下却  
說東平王蒼以爲中興三十餘年四方寧息宜修禮樂遣  
使至京奏聞所事使者至朝帝召入殿問衆卿來何意使  
者具奏所事帝甚喜卽召公卿共議李通奏曰東平言者  
甚當陛下新登寶位可先設郊祭饗天地然後告祀宗廟  
以明制度帝准奏傳旨著中郎將梁松監領五校於南郊  
設壇及修制先帝光武之廟詔下松往去訖帝思凡所奉





祀天地社稷宗廟山川等神欲為天下生靈祈福恐百官齋戒不致專精乃下詔令太傅桓立作齋戒文以示眾意立領勅命即撰文曰

凡祭祀必先齋戒而後以感動神明戒者禁止其外齋者正齊其內沐浴更衣出宿外舍不飲酒不茹葷不問疾不吊喪不聽樂不理刑此則名戒也專一其心嚴畏謹慎不思他事苟有所祭之神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精白一誠無須臾間此則為齋也大祀齋戒七日前四日為戒後三日為齋中祀齋戒五日前三日為戒後一日為齋故示

自是眾臣各皆嚴肅却說梁松領勅監軍徑往城南郊野建起高壇三層每層高一丈九尺四圍結綵按天地人三才五方樹旗列金木水火土香焚寶鼎燭燦銀花又備整齊還宮復命次日早朝梁松奏曰臣領陛下勅命往郊設壇于喪事中行古禮非吉所聞今悉完固請陛下往祀帝聞奏傳旨百官各更潔衣同登壇祀詔下眾臣先臨肅侍須臾駕至帝下龍車端整平天冠重更潔黃袍立於中壇正座文武班列兩傍帝舉香祝曰大漢皇子劉莊眷天上命降中于民致四海之來蘇啓萬民之俯仰惟冀神祇鍾靈毓福士民條暢國祚昌榮祝罷再拜忽近臣趨壇奏曰大司空李通病篤今早氣絕



而薨乞陛下傳勅安葬帝聞大哭曰先帝起義春陵此將  
首助兵甲披堅執銳拯弱扶危歷盡汗馬百年之勞未蒙  
恩賜一息今纔佚樂天何速其命乎歛蹙眉尖吁嗟不已  
太傅桓立進曰陛下少憂人寄塵寰死生有命李通既逝  
不能復醒陛下可念其功勅賜重葬何為痛苦哀之而損  
容乎帝遂少止罷壇還宮傳勅厚葬謚曰恭侯子音嗣帝  
與陰皇太后親臨墓吊有詩哭曰

先帝初逢世亂時

將軍誓死寄安危

旌旗萬里寒胡膽

梁柱今朝折棟支

義節稜稜冲漠漠

忠精赫赫著銘碑

傷心多少英雄淚

忍向斜陽故國揮

吊罷車駕還宮二年春月帝傳旨親往明堂饗祀光武皇  
帝百官一齊擁駕至臨祭畢帝登靈臺之上觀望雲物良  
久乃罷幸辟雍行初養老禮以李躬為三老道學之祖桓榮為五更  
禮畢引桓榮及弟子等陞於明堂之上帝正坐自為講辨  
諸儒執經問難於前辟雍四門之外百姓人等各整衣冠  
排列而觀聽者凡有億萬之多自早至晚乃罷還宮次日  
設朝文武拜畢傳旨修整學舍令功臣子孫及四姓末屬  
俱入講學擇選高才飽讀者以授其業自橋門羽林之士  
悉令通孝經章句匈奴聞義亦遣子入學濟濟乎洋洋乎



身漢演義詩  
盛於永平矣。却說扶風茂陵一人。姓傅名毅。字武仲。家貧力學。博閱古今。一日於平陵習讀經義。聞明帝興學校。求賢士。因作述志詩以諷之。

詩曰

咨爾庶士。迨時斯最。日月逾邁。豈云旋復。哀我經營。旅力靡及。有茲弱冠。靡所無立。於赫我祖。顯于殷國。二迹阿衡。克光其則。武丁興商。伊宗皇士。爰作股肱。萬邦是紀。奕世載德。迄別顯考。保膺淑懿。續修其道。漢之中葉。俊乂式序。秩彼殷宗。光此勲緒。伊余小子。穢陋靡逮。懼我考烈。自茲已墜。誰能革濁。清我濯漑。誰能昭闇。啓我

童昧。先人有訓。我訊我誥。誨我嘉務。誨我博學。爰率朋友。尋此舊則。契闊夙夜。庶不懈忒。秩秩大猷。紀綱庶式。匪勤匪昭。匪壹匪測。農夫不怠。越有黍稷。誰能云作。考之居息。二事敗業。多疾我力。如彼遵衢。則罔所極。二志靡成。聿勞我心。如彼兼所。則溷於音。於戲君子。無桓自逸。徂年如流。鮮茲暇日。行邁屢稅。胡能有迄。密勿朝夕。聿同始卒。

傳毅復觀經義。朝夕不輟。帝聞其賢。善於辭賦。顧下詔徵之。毅即隨命入朝。見帝。參禮畢。帝曰。素聞卿負大才。未用于世。朕固召卿。濟扶孤弱。可乎。毅叩首謝曰。臣庸無識。不



堪重任，乞陛下姑納爲用。帝大喜，遂以毅爲蘭臺令。史拜郎中令，與班固、賈逵共典校書。毅謝恩而出，卽往蘭臺與諸生修編史集。毅追美孝明皇帝功德最盛，而廟頌未立，乃依清廟作顯宗頌十篇，奏上帝甚奇之。由是文雅顯于朝廷，咸仰稱羨。

圖形畫像著功多

三年春月，帝思貴人馬氏賢德謙慈，乃下詔立爲皇后。德冠後宮，卽正位宮闈。愈自謙肅，好讀詩書，常衣大練裙，不加緣，朔望諸姬宮主入參朝，謁見后袍衣麤疎，以爲綺縠，就視乃笑，后曰：此繒特宜染色，故用之耳。何得笑乎？衆皆

嘆息而退。一日，帝獨閒坐，追思中興功臣，不可殫滅其像。次早，登殿文武朝罷，傳旨令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傳名後世，以鄧禹爲首，次馬成、吳漢、王梁、賈復、陳俊、耿弇、杜貌、寇恂、傅俊、岑彭、堅、譚、馮異、王霸、朱祐、任光、祭遵、李忠、景丹、萬修、蓋延、邳彤、姚期、劉植、耿純、臧宮、馬武、劉隆。又益以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合三十二人，悉圖於上。獨馬援以椒房之親，不畫其像。一日，東平王蒼與帝遊於雲臺，觀遍不見馬援之像，乃謂帝曰：伏波將軍功勞甚大，何故不畫圖之？帝笑而不言。

總評



明帝謂馬援以內戚之故不與功臣之烈欲以示公不知適所以爲私也蓋義不當引聖人猶自叙其績豈可以椒房戚屬而反掩烈丈夫之大節哉

賢名避世勤耕織

帝與東平登臺玩罷車駕還宮却說扶風平陵一人姓梁名鴻字伯鸞父讓王莽時爲城門校尉及卒時鴻尚幼遭世離亂因卷席而葬後受業太學家貧而尚節余博覽經義無所不通學畢乃牧羊于上林苑中不覺家中發火延及鄰舍鴻知嘆曰是我累他乃歸尋訪燒者問所去失多少其主言曰家財無一毫物鴻悉以羊償之其主猶以爲

少鴻曰吾無他財願以身居傭作以盡贖還其主許之鴻爲執勤朝夕不怠鄰家長者見鴻貌非常人乃責其主而羨鴻賢其主於是始敬異焉此鄰亦荷德之亦易化人里富豪之家慕其高節多欲以女嫁之鴻並辭不娶時同縣孟長者生有一女名光狀貌肥醜而兼黑色力舉石曰擇對不嫁至年三十父母問其故光曰欲得賢如梁伯鸞者鴻聞而聘之光求作布衣麻屨織作筐緝績之及嫁始以裝飾入門七日而鴻不答光乃跪床下請曰竊聞夫子高義簡斥數婦妾亦偃蹇數夫矣今而見責不敢請罪鴻曰吾欲裘褐之人可與俱隱深山者汝今乃衣綺縠傅粉



墨。豈。鴻。所。願。哉。妻。曰。以。觀。夫。子。之。志。妾。自。有。隱。居。之。服。卽。  
更。着。布。衣。操。作。而。前。鴻。大。喜。曰。此。真。梁。鴻。妻。也。能。奉。我。矣。  
與。取。字。曰。德。曜。孟。光。居。之。半。載。光。曰。常。聞。夫。子。欲。隱。避。患。  
今。何。爲。默。默。無。乃。欲。低。頭。就。之。乎。鴻。曰。然。也。乃。共。入。霸。陵。  
山。中。以。耕。織。爲。業。詠。詩。書。彈。琴。瑟。以。自。歡。娛。仰。慕。前。世。高。  
士。而。爲。四。皓。以。來。二。十。四。人。作。頌。因。東。出。關。過。京。師。乃。作。  
五。噫。之。歌。以。噫。之。

歌曰

陟。彼。北。芒。兮。噫。  
宮。室。崔。嵬。兮。噫。

顧。覽。帝。京。兮。噫。  
人。之。劬。勞。兮。噫。

遼遼未央兮噫

帝聞鴻賢令使安車持節以迎之使者至鴻迎禮畢問曰  
使來何意答曰聖上聞足下賢能特來相召同匡國政以  
濟天下之望願足下早赴無拒鴻曰吾乃一庸夫耳豈能  
明識國事竟辭不就使者嘆息而回鴻遂改易姓名與妻  
居於齊魯之間半年又去適其將行乃作詩而嘆

詩曰

逝。舊。邦。兮。退。征。

歌詩俱凄絕高絕

將。遙。集。兮。東。南。

心。悒。恒。兮。傷。惓。

忘。菲。菲。兮。升。隆。

欲。乘。策。兮。縱。邁。

疾。吾。俗。兮。作。讓。



競舉枉兮措直  
固靡慙兮獨建  
逍遙步兮遨嬉  
儻云覩兮我悅  
過季札兮延陵  
雖不察兮光貌  
惟季春兮華阜  
哀茂時兮逾邁  
悼吾心兮不獲  
口囂囂兮余訕

咸先佞兮嗷嗷  
翼異州兮尚賢  
纘仲尼兮周流  
遂舍車兮卽浮  
求魯連兮海隅  
幸神靈兮與休  
髮含含兮方秀  
悠芳香兮日臭  
長委結兮焉究  
嗟悵悵兮誰留

既至吳地乃依大家臯伯通居廡下爲人質春每歸妻奉  
飲食不敢仰視於鴻前舉案齊眉而進伯通察而異之曰  
人有奇行世慮自有具眼  
彼傭能使其妻敬之如此非凡人也乃方舍之於家時鴻  
友人高恢少好老子隱於華陰山中鴻思乃作詩以寄之

詩曰

鳥嚶嚶兮友之期

念高子兮懷僕思

想念恢兮爰集茲

二人遂不復見恢亦高隱終身不仕却說高密侯鄧禹  
日朝罷歸閣陡沾寒疾卧榻不起遂令長子鄧震奏聞明  
帝帝大驚累次親臨視問及薨帝傳旨文武悉皆掛孝帝



亦白袍素車親出送葬謚曰元侯有詩爲證

結髮行間見此公

兩河忠義俟元戎

勲成伊呂終方駕

算勝孫吳亦下風

千載清名垂竹帛

一坏黃壤對松桐

英雄已死嗟何及

獨立西風看去鴻

葬畢車駕還宮次日宣禹十三子至殿受封贈朕以長子震嗣父朕高密侯襲爲昌安侯珍爲夷安侯餘悉受贈各謝恩退惟少子鴻好謀籌策封爲小侯引入後殿與議邊事鴻一一而答帝甚喜以爲鴻能拜爲將兵長史令五營軍士護鴻鎮守鴈門關鴻拜謝而去却說尚書鍾離意聞

全椒長劉平賢能乃入朝奏薦言平在全椒仁政省罰惠良民或增貨就賦或減年從役太守行見其獄無繫囚真可謂賢才之治也陛下宜陞遷之帝准奏下詔徵爲議郎帝性偏察好以耳目隱發爲明公卿大臣每被殘辱近臣尚書以下或有不到之處至見拖扭扯拽常以事怒恨郎官藥菘一日陞殿衆臣朝畢帝下龍床以杖撞之菘走入床下帝怒甚疾言郎出松乃曰天子穆穆諸侯皇皇未聞人君自起撞郎帝纔息恨遂赦其罪由是朝廷莫不慄慄爭爲嚴切以避誅責惟鍾離意獨敢諫爭數封還詔書臣下過失輒救解之八年北匈奴遣使詣朝請求交和



復爲寇帝許之遂賞使令還回報乃遣越騎司馬鄭衆出使匈奴衆領勅命卽上馬行數日方至令人報知匈奴單于召入帳下衆乃半揖而已單于謂曰鄭生何爲不拜衆曰汝非吾君何得拜焉單于曰吾與汝主並肩汝與吾臣相立旣奉使於吾當行臣禮何得自恃而越法乎衆曰南朝臣將膝有黃金豈肯屈身而下胡虜哉頭則可取志不可移單于大恐止不復語乃發還京師衆卽出回却說南匈奴知漢與北虜交使內懷嫌怨欲起兵叛遂密使人往北虜令合兵共勢迎敵鄭衆出塞聞知其事乃入朝見帝奏曰今二虜連和欲叛陛下宜置大將以防拒之帝准奏

遂令鄭衆監軍十萬渡遼水以鎮西域衆卽拜別上馬領

此佛入中國之始

軍而去帝夜夢見金人身長項大有光明次日登殿問於羣臣或曰西方有神其名曰佛其形長丈六尺如黃金色帝因使人往天竺求其道得其書及沙門以求其書大抵以虛無之說爲宗貴慈悲不殺以爲人死精神不滅隨復受形生時所行善惡皆有報應故所貴修練精神以至爲佛善爲宏濶勝大之言以勸誘愚俗精於其道者號曰沙門於是中國始得其術建造殿宇圖塑其像以時奉祀而王公貴人獨楚王英最先好之有詩爲証

出自西方曰竺天

中原由此鉢相傳



不生不滅神明效

時放毫光照大千

却說明帝圖罷佛像次日設朝召文武共議匈奴之事忽  
耿秉出班奏曰匈奴爲害久矣心無定制或服或變詭詐  
多端若不以威加之乘間擾害臣願乞兵往伐以絕後患  
帝准奏令與竇固等引兵十萬分道並出數日方至離城  
五里下寨令人報知匈奴單于聽罷大怒急點匈奴十萬  
披掛上馬單于頭頂寶箱監身穿銀鎧甲手執降魔杵坐  
下燕色馬引軍出城排陣搦戰竇固出馬罵曰鞬賊奴  
漢王有何負汝不時寇擾邊界早降罷戰庶免殘生若再  
拒言粉身碎骨單于大怒躍馬直取二將交鋒共戰十合

不分勝負耿秉出馬兩下來攻金鼓齊鳴喊聲震地匈奴  
大敗單于首將撞東欲走耿秉望見攀弓赶上奮射二箭  
從其項下穿過墮馬而死單于見勢不利急引殘軍拚死  
殺開血路走回本國而去固遂令卒鳴金收軍下寨安歇  
於是聲震胡虜畏不敢犯次日固使假司馬班超與從事  
郭恂分兵八萬進使西域超卽拜別上馬而往行至鄯善  
將近善王廣先奉漢詔禮敬甚備後忽疎懈超見廣有怠  
慢之意乃謂官屬曰此必有北虜使來與相交通明者覩  
未萌况已著耶不入虎口不得虎子遂傳令軍士夜以火  
攻虜營衆軍得令各整兵刃披掛立待至夜二更一齊上



馬潛往既至。令卒放火。驚起虜使。亂奔出。走超。遂躍馬趕上。拔劍望使一砍。首落于地。及斬從士三十首級。餘衆百十多人。悉皆燒死。次日天曉。乃還。召鄯善王廣。以虜使首級示之。一國震恐。廣叩頭言曰。願附漢主。再無二心。卽令子入侍中國。超大喜。遂班師回京。見竇固。具說所事。竇固大喜。謂曰。將軍誠大才也。次日入朝見帝。具奏超功。帝甚奇異。復下詔。令超出使于寘。超卽上馬前行。既至寘。王廣德聞漢使至。忙出迎接。誠服歸降。於是諸國胡虜皆遣子入侍。

按鑑西域與漢絕六十五載。至是乃復通焉。

却說北虜匈奴亦反。擾掠俱入雲中。地界時太守廉范發兵拒之。吏士進跪告曰。匈奴勢大。吾等兵少。不可輕敵。太守欲進。急宜修書遣人先往鄰郡。求救。待其軍來。合勢共出。則可取勝。范不許。至日暮。乃召軍士謂曰。汝等今夜各持火把。列於營中。使虜衆見。言我兵多。明早進擊。可破其勢。衆將得令。悉依計行。至夜二更。高懸營中。火光冲漢。虜軍望見。都言漢兵救至。帥主大驚。待旦而退。是夜范令軍中就床飽食。天明大軍分道並進。虜軍聞風。逃竄。棄甲丟戈。廉范趕上。大殺一陣。得虜首百級。死者千餘人。於是廉范聲震邊塞。北虜不敢復向雲中。有詩爲証。



料敵行兵數有方

神機妙策蘊胸臆

破胡滅虜鷹擒兔

雷塞驅夷虎奔羊

是日廉范班師唱歌回府令人奏聞朝廷帝大喜遣使持節加范為大將軍之職賜金百兩段疋五十再賜白銀千兩令賞軍士使者上馬而去却說益州刺史朱輔為人慷慨有大才略好立功名在州數歲宣示漢主德威以說夷虜自汝山以西前世所不至正朔所未加白狼唐葭槃木等百餘國戶百三十餘萬口六百萬以上舉種奉貢稱為臣僕唐葭作詩三章歌頌漢德朱輔修奏一封遣使將其詩章獻上朝廷

疏曰

臣聞詩云彼徂者岐有夷之行傳曰岐道雖僻而人不遠詩人誦詠以為符驗白狼王唐葭等募化漢德歸義作詩三章路經邛來大山零高坂峭危峻險百倍岐道襁負老幼若歸慈母遠夷之語辭意難正草木異種鳥獸殊數有捷為郡掾由禁與之習狎頗曉其言臣輒令訊其風俗譯其辭語今遣從事史李陵與護送詣闕并上言樂詩昔在聖帝舞四夷之樂詩草呈上庶備其一臣朱輔頓首疏止

遠夷樂德歌詩曰



大漢是治 與天意合 吏譯平端 不從我來

聞風向化 所見奇異 多賜繒布 甘美酒食

昌樂肉飛 屈申悉徇 蠻夷貧薄 無所報嗣

願主長壽 子孫昌熾

遠夷慕德歌詩曰

蠻夷所處 日入之部 慕義向化 歸日出主

聖德深恩 與人富阜 冬多霜雪 夏多和雨

寒温時適 部人多有 陟危歷險 不遠萬里

去俗歸德 心歸慈母

遠夷懷德歌詩曰

荒服之外 土地墮墮 食肉衣皮 不見鹽谷

吏譯傳風 大漢安樂 攜負歸仁 觸冒險陟

高山岐峻 緣崖磻石 未薄發家 百宿到洛

父子同賜 懷抱匹帛 傳告種人 長願臣僕

帝覽輔奏見夷三歌之詩甚嘉喜愛遂令史官錄之於滕遣使賫璽書往授輔為都護之職使者拜別上馬而去却說北虜單于遣西鹿蠡王率兵二萬進擊車師取恭聞知乃召諸將謂曰匈奴勢大人馬精強不可與彼交戰且此國糧稀食寡難濟軍用吾聞疏勒城傍有澗水頗固莫若先出據之可宜長守以備胡害眾將俱諾是日取恭入據



疏勒王聞知，即使衆匈奴擁絕其澗水，使不得飲。恭於城中，令卒穿井，深十五丈，不得水出。吏士渴甚，乃笮馬糞汁而飲之。恭遂潔整衣服，向井拜禱，仰天告曰：「恭領漢皇重命，職鎮邊疆，終日乾乾，夕惕若厲，並不敢少逸自怠。忘前可申者，皆異處視劍，皆謂大驚，曰：漢兵神真可畏也。理政事，今不幸被匈奴圍擊，擁絕澗水，城中士卒人民俱遭渴死。恭穿深井一十五丈，不能致水，而食願天憐恤，孤窮早施甘澤，救生民之塗炭，慰漢主之願望，祝罷而拜。須臾，泉水湧出，恭大喜，嘆曰：「誠天助也。」於是城中百姓咸言恭德所致，豈人力之能哉？恭得泉水，遂令軍卒揚以示虜虜，見各皆驚駭。咸相議曰：「取恭真乃神助，吾等豈勝彼乎？」

解兵忙回本國而去。恭即設宴大饗軍士，次日修表遣使詣京，奏聞主上。

表曰：

日月麗中天，萬國仰照臨之德。乾坤大一統，羣生荷覆載之恩。文教誕敷，而治具畢張；威武繼揚，而妖氛頓息。臣民欣戴，海宇惟騰。仰惟皇帝陛下，卓冠羣倫，茂膺景運。皇旨啓祚，粵申命之自天；曆數在躬，遂化家以爲國。拯生民之勢弱，救亂世之助勳。大鈞播而景物亨，皇極建而彞倫叙。凡有血氣，莫不尊親；惟彼殘胡，敢行肆侮。竊乘間隙，侵犯邊陲；赫怒皇心，用加天討。爰聲罪而致



伐乃鞠旅以陳師臣取恭賦庸愚忝受郡守之寄慚  
無贊畫之能拜命闕廷俾率貳豸之衆總戎行陣誓空  
胡馬之羣前車師而虜蠡入界後疏勤而擁絕水池士  
卒渴埃窄馬糞汁而為飲人民苦悴掘深井而無泉臣  
恭淨潔禱祝穹蒼忽湧甘泉蘇回民士令卒高揚以示  
虜匈奴震怖而回兵一旦廓清臙腥無穢皇風遠被於  
遐荒胡運竟終於此日凡茲勲庸之建豈因臣下之能  
蓋茲伏遇皇帝陛下廣運如天宏謨蓋世明見萬里之  
外遂成千載之功東日窟而西月江莫非王土南荒炎  
而北弱海共惟帝臣一統太平萬年攸久臣歌恭頓首

百拜謹奉表上聞

帝覽表大喜即遣使持節拜恭為五軍都督揮使之職并  
賞軍銀三千兩使者賫勅上馬而去秋八月帝崩年四十  
八皇太子烜即位年十八歲

班固贊曰

顯宗丕承 業業兢兢 危心恭德 政察奸勝  
備革朝物 省薄墳陵 永懷廢典 下身遭道  
登臺觀雲 臨雍拜老 懋惟帝績 增光文考

是日章帝登殿文武朝罷忽兵部尚書楊終越班上疏極  
言匈奴之事



疏曰

三苗逆命大禹有徃征之師獯豸侵陵宣王有北伐之舉屬妖氛之汎掃致醜虜之歸來喜溢臣民惟騰遐邇臣終切惟聞者北征匈奴西開三十六國以瓊裘之遺孽亡國之賤俘負天地生全之恩懷虎狼貪殘之性百姓頻年服役轉輸煩費愁困之民足以感動天地且胡虜之心未有傾志屬國少有未至疾害妬生殺戮我姓使寇竊我邊陲上違逆于天地下阻遏于聲教惟陛下留念省察除殘去害爰興問罪之師按節臨戎實總天師之寄將佐効忠而志力士卒鼓勇以爭先軍威遠震

於虜庭義氣橫行於瀚海兵有不戰之勝敵無梟首之虞其匈奴出卽請軍門納款輸誠革心向化其餘軍民人等咸加撫諭各遂生全同沾化育之恩永絕腥膻之穢是皆皇帝陛下之謀運于宥密睿知發乎先機故能豫制於萬全是以功成于莫測臣等仰遵成算祇奉天威獲殫大馬之驅馳少盡涓埃之報答萬方胥慶觀日月之光華率土歸心樂乾坤之覆載臣兵部尚書楊終頓首誠惶百拜謹奉表上聞

帝覽表畢下示公卿議論第五倫與牛融鮑顯因共議入殿奏曰孝子之心無改父道征伐匈奴屯戍西域先皇所



建不宜回異帝聞言沉吟未決楊終復上奏曰秦築長城  
 攻役繁興胡亥不革卒亡四海故孝元棄珠崖之郡光武  
 絕西域之國不以介鱗易我衣裳帝從之言未訖忽一臣  
 趨殿奏曰安夷縣吏畧妻勒姐原卑南種羗之婦吏為其  
 夫所殺安夷吏長宗延追之出塞種人恐見罪誅遂共謀  
 暗殺宗延而與勒姐及吾良二種相結為寇擾掠邊疆乞  
 陛下傳旨發兵禦敵帝聞奏下詔著隴西太守孫純出兵  
 征討使者領旨急往隴西而去却說孫純正于廳堂理事  
 忽人報曰朝廷遣使來至純急罷公出接邀入後堂禮坐  
 問曰使來何意使者具說所事純即發兵遣人往金城令

起兵應自與從事李睦引軍五萬會于和羅谷口列陣對  
 敵卑南出馬大叫漢將搦戰李睦聽言披掛上馬飛出陣  
 前不與對話二將交鋒共戰二十合不分勝敗孫純策馬  
 衝陣混殺征塵蔽日金鼓連天虜軍大敗走伏踐屍卑與  
 孫純交馬戰未十合被純奮砍一刀削為兩段餘虜混走  
 純率眾軍趕上大殺一陣斬首三千級獲其輜重不勝其  
 數純遂收軍凱歌回府

後詩贊曰

霆劍龍飛脫寶潭  
 將軍扼腕虎耽耽  
 指揮天地開經畧  
 驅逐風雲入笑談



的擬萬全收塞虜

果然一敵斬單南

烟塵一掃腥膻蕩

奏凱停鞭護駐驂

是日孫純回至隴西府內大饗將士賞勞諸軍將單南首級令人傳送京師帝見大喜即遣使持節拜純為征虜將軍賜金二百餘兩使者拜別前往隴西而去却說馬皇太后素愛躬履節儉事從簡約時兄馬廖為衛尉之職見太后朴素慮其美業難終乃上疏于長樂宮勸成德政

表曰

臣按前世詔令以百姓不足于世尚奢靡故元帝罷服官成帝御浣衣哀帝去樂府然而侈費不息至于衰亂

者○之○于○中○自○其○偽○創○者○不○用者百姓從行不從言也夫政政移風必有其本傳曰吳

王好劍客百姓多創瘢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長安

語曰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廣眉四方且半

額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斯言如戲有切事實前下

制度未幾後稍不行雖或更不奉法良由慢起京師今

陛下躬服屨繒斥去華飾素簡所安發自聖性此誠上

合天心下合民望浩大之福莫尚于此陛下既已得之

自然猶宜加以勉勗法太宗之隆德戒成哀之不終易

曰不恆其德或承之羞誠合斯事一竟則四海誦德聲

薰天地神明可通金石可勒而况于人心乎况于行令



東漢書言  
平願置章坐側以當瞽人夜誦之音臣衛尉馬廖誠惶  
頓首百拜謹奉表上聞

太后覽表深喜納之由是朝廷大議國政每使眾臣詢訪  
於廖時魯國魯人孔僖字仲和與崔篆孫駟爲友極相善  
美一日同遊太學講習春秋因讀吳王夫差時事僖廢書  
嘆曰若是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駟曰然昔孝武皇  
帝始爲天子年方十八崇信聖道師則先王五六年間號  
勝文景及後恣已忘其前之爲善僖曰書傳如此多矣時  
鄰舍生梁郁在傍接曰如此武帝亦是狗邪駟默然不對  
郁怒恨之陰上書首告駟僖誹謗先帝刺譏當世之事帝  
之人似梁郁其人不少

怒下詔令有司拿究僖以吏捕方至恐罪誅責乃上書自

訟

書曰

臣之愚意以爲盡言誹謗者謂實無此事而虛加誣之  
也至如孝武皇帝政之美惡顯在漢史坦如日月是爲  
直說書傳實事非虛謗之夫帝者爲善則天下之善咸  
歸焉其不善則天下之惡亦萃焉斯皆有以致之故不  
可以誅於人也且陛下卽位以來政教未過而德澤有  
加天下所見也臣等獨何譏刺哉假使所非實是則固  
應悛改儻其不當亦宐含容又何罪焉陛下不推原天



數深自為計。徒肆私忿以快其意。臣等受戮。死即死耳。顧天下之人。必回視易慮。以此事闕陛下心。自今已後。苟見不可之事。終莫復言者矣。臣之所以不愛其死。猶敢與言者。誠為陛下深惜此大業。陛下若不自惜。則臣何賴焉。齊桓公親揚其先君之惡。以唱管仲。然後羣臣得盡其心。今陛下乃欲以十世之武帝。遠諱實事。豈不與桓公異哉。臣恐有司卒然見構。銜恨蒙枉。不得自叙。使後世論者。擅以陛下有以方比。寧可復使子孫追掩之乎。臣孔僖謹詣闕廷伏待重誅。

帝覽書。遂赦其罪。乃封僖為蘭臺令。史儋叩首謝恩而出。

却說中郎將竇憲妹為皇后。憲恃官。謂之勢。以戲。值請奪沁水公主田園。主畏憲寵勢大。不敢計較。後帝駕出從其園。過帝指以問憲。憲隱意而對。發覺。帝大怒。召憲切責曰。深思前過。奪主田園。時何用忿。趙高指鹿為馬。久念使人驚怖。昔永平中。嘗令陰黨陰博鄧登三人相糾察。諸豪戚莫敢犯法者。而詔書切切。尤以舅氏田宅為言。今貴主尚見枉奪。何況小人哉。國家棄竇如狐。雖腐鼠耳。憲大震懼。皇后為毀服深謝。良久乃得解。使以田還公主。雖不計其罪。然亦不授以重任。二月。帝東巡狩。還魯。幸闕里。以太牢告祠孔子及七十二弟子。作六代之樂。大會孔氏男子二



十以上者六十三人。命儒者講論語。時孔僖因帝大會乃自陳拜謝。帝曰：今日之會，寧于卿宗有光榮乎？僖曰：臣聞明王聖主，莫不遵師貴道。今陛下親屈萬乘，辱臨敝里，此乃崇禮先師，增輝聖德。至于光榮，非所敢承。帝大笑曰：非聖者子孫焉有斯言乎？遂陞僖爲郎中，賜褒成侯，再賜孔氏男女錢帛，令僖還京師。東觀校書，僖叩首謝恩，卽隨車駕還宮。却說劉梁嘗作破羣論，時之覽者以爲仲尼作春秋亂臣知悞。今此論之俗士，豈不愧心？其文不存，乃作辨和同之論一篇以著于世。

論曰

夫事有違而得道，有順而失義。有動而爲善，有惡而爲美。其故何乎？蓋明智之所得，闇僞之所失也。是以君子之于事也，無適無莫，必考之以義焉。得由和興，失由同起。故以可濟否謂之和，好惡不殊謂之同。春秋傳曰：和如羹焉，酸苦以劑其味。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同如水焉，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是以君子之行，周而不比，和而不同。以救過爲正，以匡惡爲忠。經曰：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則上下和睦，能相親也。昔楚紫王有疾，召其大夫曰：不穀不德，少主社稷，失先君之緒，覆楚國之師，不穀之罪也。若以宗廟之靈，得保首領。



以歿。惟是春秋窳窳之事。所以從先君子祖廟者。請為  
 靈若厲大夫許諸。及其卒也。子囊曰。不然。夫事君者。從  
 其善。不從其過。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有南海。訓及諸  
 夏。其寵大矣。有是寵也。而知其過。可不謂恭乎。大夫從  
 之。此違而得道者也。及靈王驕淫暴虐。無度。羊尹申亥  
 從王之欲。以殞于乾谿。殉之二女。此順而失義者也。鄢  
 陵之役。晉楚對戰。陽谷獻酒。子反以斃。此愛而害之者  
 也。臧武仲曰。孟孫之惡。我藥石也。季孫之愛。我美疾也。  
 疾毒滋厚。后猶生我。此惡而為美。昔也。孔子曰。智之難  
 也。有臧武仲之智。而不容於魯國。亦有由也。作而不順。

施而不怨矣。蓋善其知義。譏其違道也。夫知而違之。偽  
 也。不知而失之。闇也。闇與偽。其患一也。患之所在。非徒  
 在智之不及。又在及而違之者矣。故曰。智及之。仁不能  
 守之。雖得之。必失之也。夏書曰。念茲在茲。庶事怨施。忠  
 智之謂矣。故君子之言。動則思義。不為利回。不為義誠。  
 進退周旋。唯道是務。苟失其道。則兄弟不阿。苟失其義。  
 雖仇讐不廢。故解狐蒙祁奚之薦。二叔被周公之害。勃  
 鞮以逆文為成。付瑕以順厲為敗。管蘇以憎忤取進。申  
 侯以愛從見退。考之以義也。故曰。不在逆順。以義為斷。  
 不在憎愛。以道為貴。禮記曰。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



考義之謂也。昔文翁老蜀，道著巴漢。庚桑瓊隸，風移喂  
礪。吾雖小宰，猶有社稷。苟赴期會，理文墨，豈本志乎。  
論罷乃作大講書舍，延聚生徒數百餘人，朝夕親往，勸寃  
講辨，而義明。試殿策，儒化大行。由是此邑至后，尤稱其教。  
焉。帝聞梁名，下詔拜為尚書郎，使與僖等共校書史。梁謝  
恩出，是日帝傳勅旨，令大司徒袁逢將黃榜，張掛受納天  
下賢士。能上計者，袁逢領旨出朝，即將黃榜掛訖。却說洛  
陽西縣一人，姓趙名壹，字元叔，體貌魁梧，身長九尺，美鬚  
長眉，望之正偉，而恃才倨傲，得罪于鄉黨，擬之以死。友人  
謝承力救得免，壹乃貽書謝友之恩。

書曰

昔原大夫贖桑下絕氣，傳稱其仁。秦越人還號太子結  
脉，世著其神。設曩之二人，不遭仁神，則結絕之氣竭矣。  
然而構脯出乎車軛，鍼石運乎手爪。今所賴者，非直車  
軛之構脯，手爪之鍼石也。乃收之于斗極，還之于司命，  
使乾肉復含血，枯骨復被肉。名所謂遭仁運神，真所宜  
傳而著之。余畏禁不敢班班顯言，竊為窮鳥賦一篇，其  
辭曰：有一窮鳥，戢翼原野，罩網加上，機穿在下。前見蒼  
隼，後見驅者，繳彈張石，羿子殼左，飛丸激矢，交集于我。  
思飛不得，欲鳴不可，舉所畏觸，搖足恐墮。內獨怖急，乍



冰乍火幸賴大賢我矜我憐昔濟我南今振我西鳥也  
雖頑猶識密恩內以書心外用告天天乎祚賢歸賢永  
年且公且侯子子孫孫

又作刺世疾邪賦以舒其怨憤曰

伊五帝之不同禮三王又不同樂數極自然變化非是  
故相反駁德政不能救世溷亂賞罰豈足懲時清濁春  
秋時禍敗之始戰國愈復增其荼毒秦漢無以相踰越  
乃更加其怨酷寧計生民之命惟利已而自足于茲迄  
今情偽萬方佞諂日熾剛克消亡舐痔結駟正色徒行  
姬媯名勢撫拍豪強偃蹇反俗立至咎殃捷躡逐物且

富月昌渾然同惑孰溫孰涼邪夫顯進直士幽藏原斯  
瘼之攸與實執政之匪賢女謁掩其視聽近習秉其威  
權所好則鑽皮出其毛羽所惡則洗垢求其瘢痕雖欲  
竭誠而盡忠路絕嶮而靡緣九重既不可啓又羣吹之  
信信安危亡于旦夕肆嗜慾于目前奚異涉海之失拖  
積薪而待燃營納由于閃榆孰知辨其蚩妍政法屈撓  
于勢族恩澤不逮于單門寧饑寒于堯舜之荒歲不飽  
暖于當今之豐年乘理雖死而非亡違義雖生而匪存  
謝承覽其書賦嘆曰趙生誠大才也而掘掩未用良可惜  
哉時有秦客者在承家見壹之辭賦乃爲作詩一首以嘆



之

詩曰

河清不可俟

人命不可延

順風激靡草

富貴者稱賢

文章雖滿腹

不如一囊錢

伊優北堂上

阮辭倚門邊

時魯生聞此辭繫亦為作歌而嘆之曰

勢家多所宜

咳唾自成珠

被褐懷金玉

蘭蕙化為芻

賢者雖獨覺

所困在羣愚

且各守爾分

勿復空馳驅

哀哉復哀哉

此是天命與

却說趙壹聞京師出榜舉辟上計即喚妻謂曰吾少力游  
 于學費寢忘食欲為親揚名顯奈世態炎涼輕文賤藝所  
 以屈志未伸淹埋塵世今聞朝廷出榜招納天下英才能  
 上計者吾欲往走一遭妻意若何妻曰夫子數年命運蹇  
 薄故淹未遇今既欲赴可推時運若何壹曰然也即往東  
 街巷鋪求發課筭忽遇一相士坐市談術壹與施禮謂曰  
 吾數年淹居于家功名未就敢煩先生一相可望否乎相  
 士聞言遂令解衣周身視罷乃曰賢士休惟庸言敢伸直  
 道壹曰無妨請依形斷相士曰依愚直判賢士貴不過郡  
 吏職不過驛丞壹不聽遂償其錢而回妻急出問其故壹



曰言今年大貴發迹。妻喜，即別而往。既至，袁逢令吏悉入時上計者數百餘人，皆拜伏庭中，莫敢仰視。壹獨長揖而已。逢望壹異，令左右責之曰：「下郡計吏而揖三公者，何也？」對曰：「昔酈食其長揖漢王，今揖三公，何遽恠哉？」逢聞其言，慌忤下席，執壹之手，同坐于上。乃問西方之事，何如？壹具所答。逢大奇之，顧謂坐中曰：「此人西縣趙元叔也。朝廷莫有過之者，吾請為諸君分坐。」坐者皆屬觀之。及辭，逢親送出府外。二人揖別。壹遂往謁河南尹羊陟，不能得見。壹思公卿中非陟無足以託名者。次日又往，至其後衙，令人入報。陟尚卧，未起。壹徑入堂上，言曰：「久仰高風，故來參謁。」累

未得見而忽然奈何命也。壹方大為之。士他入便欲走也。因舉聲大哭其門下。驚馬駭皆奔。

人滿側。陟知壹非常人，乃起整冠，出迎施禮，坐畢。壹曰：「賤謁貴故，難能見。陟赤頰而答曰：『非敢自詐，奈寒疾不可以風故，慢殊甚，願勿為咎。』」壹曰：「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豈可怨乎？」陟大奇之。二人遂別。明日，陟大從車騎，同謁趙壹。見諸計吏多盛飾車馬帷幙，而壹獨柴車，艸屏露宿，其傍乃嘆曰：「壹真賢士也。」壹知陟至，急接延坐車下。左右莫不感嘆。陟與壹談至晚，極歡而去。乃執其手，謂曰：「良璞不剖，必有泣血以相明者矣。」言罷遂別。陟與袁逢共稱薦之。於是趙壹名動京師，士大夫想望其風。乘壹名未遂，而還道經弘



農太守皇甫觀者不令通見壹遂遁去門吏入見太守具告所事觀聞壹名大驚乃追書以謝之

書曰

蹉跌不同企德懷風虛心委質爲日久矣側聞仁者美譽區區冀承清誨以釋遠懷今且外白有一尉兩計吏不道屈尊門下更啓乃知已去如印綬可投夜豈待日惟君明教平其夙心寧當慢傲加于所沃事在悖惑不足具責倘可原察追脩前好則何福如之謹遣主簿奉書下筆氣結汗流竟此

壹覽書卽脩一封與其主簿回報

書曰

君學成師範縉紳歸慕仰高希驥歷年滋多旋轅兼道渴于言侍沐浴晨興昧旦守門實望仁兄昭其懸遲以此句莫秀貴下賤握髮垂接高可敷玩墳典起發聖心下則抗論當世消弭時災豈悟君子自生急倦失恂恂善友之德同于國驕惰之志蓋見機而作不俟終日是以夙退自引畏使君勞昔人或歷說而不遇或思士而無從皆歸之于天不猶于物今壹自譴而已豈敢有猜仁君忽一匹夫于德何損而遠辱手筆追路相稟誠足愧也壹之區區曷云量已其嗟可去謝也可食誠則頑薄實識其



但關節灰動，膝炙壞潰，請俟他日，乃奉其情，輒誦來  
既永以自慰。

皇甫觀覽書，嘆曰：趙生誠賢士也。奈何命乎？于是州郡爭  
致禮迎，皆不就。遂遁去。後以壽終于家。由是觀之，果如相  
士之言。戊子正月，帝崩，年三十一。皇太子肇即位，年十歲。  
六月，和帝登位，文武拜畢，忽一臣趨殿，奏曰：北匈奴饒亂，  
入邊界，擾掠生民。陛下將何治之？帝聞大驚，急召文武  
商議。眾臣默然無計。可設時，竇太后聞知，親自臨朝。和帝  
急下迎接，問曰：娘娘何意？太后曰：吾聞匈奴入界，汝等眾  
臣無所治，決故來共定計。破帝欣然問曰：娘娘何計？太后

曰：自古匈奴難與善治，若不以威加之，乘間擾害，可令竇  
憲領軍往伐，以絕將來。帝曰：娘娘言者甚當，即以竇憲為  
車騎將軍，耿秉為先鋒，班固為末將，與精兵三萬，北伐匈  
奴。三將領旨，即日引兵上馬而往。徑望北夷進發。數日方  
至。憲謂秉曰：匈奴勢敗，必望稽落山走。汝可分兵一萬，往  
彼埋伏。再令班固領軍一千，于稽落高處探望。見與單于  
鬪戰，待其敗至，班固舉旗為號，耿秉伏兵齊起，截住去路。  
吾后追襲，首尾相擊，必可破矣。眾將皆曰：此計甚妙。遂各  
分兵去訖。却說匈奴單于，知漢兵至，即起大軍三十餘萬，  
分作兩道並出。至燕然山下，兩軍相遇，單于出馬，頭頂冲



天冠身穿青鎧甲手執丈八神鎗坐下烏龍馬立于陣前  
大叫漢軍搦戰竇憲聞言急急披掛上馬躍出陣前不與  
打話令卒擂鼓二將交鋒約戰十合單于抵敵不住敗陣  
回走竇憲趕上溫禺王急出當頭截住二馬相交戰不三  
合被竇憲一刀連人帶馬削為兩段單于見勢不利引軍  
急走竇憲躍馬趕上至稽落山下班固將旗展開耿秉伏  
兵齊出截住去路尸逐王當頭衝陣被耿秉大喝一聲砍  
于馬下單于勒馬復回竇憲追至前後夾擊虜眾大潰單  
于拚死殺開血路遁走而去竇憲率兵追擊諸部趕至私  
渠北鞬大破之斬其名王已下一萬三千餘級獲生口馬

牛猪羊橐駝數萬餘頭于是溫犢須日逐溫吾夫渠王柳  
提等八十一部率眾降者八十餘萬憲秉遂登燕然山去  
塞三千餘里刻石勒功紀漢威德令班固作銘曰

維永元元年秋七月大漢元舅車騎將軍竇憲貞亮聖

明登翼王室納于大麓惟清緝熙乃與執金吾先鋒耿

秉述職巡御理兵于朔方英揚之校螭虎之士爰該六

師暨南單于東烏桓西戎羗侯王君長之羣驍騎三萬

元戎輕武長轂四方雲輜蔽路萬有三千餘乘勒以入

陣蒞以神威玄甲耀日朱旗絳天遂陵高闕下雞鹿經

績鹵絕火漠斬溫禺以饜鼓血尸逐以染鈔然後四校



東漢書 卷八  
橫徂星流慧掃蕭條萬里野無遺寇于是域滅區單反  
施而旋顯傳驗曷窮覽其山川遂踰涿邪跨安侯乘燕  
然躡冒頓之區落焚老上之龍庭上以據高文之宿憤  
光祖宗之玄靈下以安固後嗣恢招境宇振大漢之天  
聲茲所謂一勞而久逸暫費而永寧者也

又封山刊石昭銘上德辭曰

鑠王師兮征荒裔

勦凶虐兮截海外

變其邈兮巨地界

封神邱兮建隆碣

熙帝載兮振萬世

是日憲等振旅還京入朝見帝具奏所事帝大喜令開府

庫賞勞軍士其所將諸部每二千石子弟從征者悉除太  
子舍人封憲為冠軍侯食邑二萬戶篤為郾侯景為汝陽  
侯壤為夏陽侯各食六千戶悉叩首謝恩惟憲不受封遂  
辭帝引兵出鎮涼州憲以北虜微弱思欲滅之二年正月  
憲大會諸將謂曰北虜雖服心無傾向倘其威盛即動騷  
邊莫若乘其勢弱淨掃除之以杜漢朝之患諸公若何眾  
將皆曰此言極當憲大喜是日宴罷即遣右校尉耿夔與  
司馬任尚及末將趙博等中分麾下精兵三萬北擊匈奴  
夔等遵命上馬引兵而去既至屯下營寨來日決戰却說  
北虜單于正會匈奴飲宴忽小軍報曰漢帝又遣校尉耿



東漢書卷之六  
三  
夔引兵復來侵害吾國陛下將何治邪單于聞言大怒罵曰頗奈小將不時加害今若不除此賊誓不回兵言罷披掛上馬勒領匈奴大軍二萬餘騎出塞迎敵行至金微山下兩軍相遇單于出馬大叫漢將不怕死者出陣取夔大怒急奔上馬任尚高聲言曰將軍休出待小將先斬單于提首來獻言罷挺鎗上馬飛出陣前擺勢搦戰單于謂曰汝主何是不仁吾肯休征納貢庶擾黎民今又故來犯界欺人太甚小寇早下拜降保留殘命倘若抗拒碎首分尸尚大罵曰獠軀賊奴不思皇天厚賦一統劉君豈容胡虜混世言罷二人交馬戰上二十餘合不分勝敗取夔策馬

雙出夾擊金鼓齊鳴喊聲震地虜軍大混東投西竄無處可逃斬將殺軍尸填坑滿單于撞出逃走不知所在餘虜皆散夔遂收軍而還回至涼州入見竇憲具言獲勝之事竇憲大喜急令排席宴勞諸軍次日班師回朝見帝具奏所事帝大喜重賜金帛珍寶憲謝恩出朝于是憲平北虜之後威名益盛以耿夔任尚為爪牙鄧疊郭璞為心腹班固傅毅之徒皆置幕府以典文章刺史守令多出其門尚書僕射鄧壽樂恢並以忤意相繼自殺朝臣莫不震懼望風承旨而篤進位特進得舉吏見禮依三公景為執金吾瓌為光祿勳權貴顯赫傾動京都雖俱驕縱而景為尤甚



奴客緹騎、依倚形勢、侵陵小人、強奪財貨、逼取罪人之妻

虜掠良家之女、商賈閉塞、如避寇讐、有司畏懦、莫敢舉奏、

太后聞知、傳旨減景之爵、使無橫為獨壤○既明且潔以保其少好經書、節約

自脩、太后愛之、出為魏郡遷造川太守、時竇氏父子兄弟

並居列位、克滿朝廷、叔父霸為城門校尉、霸弟襄將作大

匠、褒弟嘉為少府、其侍中將大夫郎吏十餘人、皆屬竇氏

憲、負重勞、陵肆滋甚、四年、封鄧疊為穰侯、疊與其弟步兵

校尉磊及母元、又憲女婿射聲校尉郭舉、舉父長樂少府

璜、皆相交結、元舉並相出入禁中、舉得寵、太后遂共尚為

殺害、帝陰知其謀、大恐、急召中常侍鄭眾、定計誅之、眾曰

陛下既欲是行、可先令執金吾校尉勒兵屯於南宮、

閉四城門、下詔收憲大將軍印綬、權封冠軍侯、使無疑意、

陛下親出北宮、收捕疊磊璜舉、然後召憲等入帳、不與言

談、即令擒下、鄉縛就國、誅之、何難之有、帝依眾計、密詔校

尉勒兵屯伏、車駕即至北宮、先捕疊磊璜舉、四人皆繫于

獄、令執金吾任尚誅戮家屬、詔下追憲印綬、封為冠軍侯、

令武士擒下、憲等大聲叫曰、小臣建立大功、蕩除邪穢、今

無罪過、陛下何得負心、帝曰、天無負汝之意、汝何結黨陰

謀、欲叛朕乎、憲曰、臣無是意、陛下何誣人邪、帝不聽、令將

陷入囚車、押還宮、斬車駕至殿、帝以太后之戚、故不欲明

東漢書卷八

卷八

三



誅憲等乃詔辨士鄭眾自本功高寵大而能保身者衆何人况意且迫令自殺眾領勅令卒推出前宮蓋之以驕縱淫使尊謂曰聖旨著汝速殺免受刑迫憲曰聖上何是忘恩匈奴入界滿朝文武默然無一人敢死出敵憲獨監軍蕩滅毒瘵不生今國享優游而賢臣受戮天何存乎眾曰汝雖建立大功然恃勢驕橫侵刻小民不思漢王重爵位品公侯返交內外黨戚陰謀欲叛今罪應宜速死尚且飾非掄佞而懷恨君王憲聞其言低首無語遂自縊而死眾即入殿奏聞所事帝傳旨賈氏宗族賓客人等以憲手為官者皆罷歸本郡惟壤白簡不被逼迫詔封羅族

烈女承恩繼史書

却說班固以竇氏賓為憲橫為捕固繫獄而死有妹名昭字惠姬嫁與同郡曹壽為妻壽早卒而昭居新寡博學高才撫養子成固嘗著漢書其八表及天文志未竟帝聞昭才乃下詔徵入令就東觀藏書閣踵而成之後帝常召入宮令皇后諸貴人親莫為師號昭曰大家每有遠方貢獻異物輒詔大家作賦頌九月皇太后賈氏崩帝遂追母梁氏貴人為皇后以梁竦三子俱封為侯梁氏自此盛矣十二月帝崩少子隆始生百餘日即皇帝位八月帝崩太后臨朝召眾臣議曰帝今已崩無子嗣位且國家不可一日無主朕欲迎清河王劉慶之子劉祐繼君卿意若何眾臣



東漢書 卷八  
三四  
答曰：娘娘所言極當。太后大喜，遂遣使安車往迎。使者拜別上馬，前行數日方至。令人報知，王令召入，參見禮畢。王問曰：使者為何而來？答曰：為孝殤皇帝崩世無子嗣，位太后娘娘特遣小臣車來迎。大王幼君，祐殿下繼統山河。願太王早發赴京，以慰娘娘之望。見大喜，令宴使者。次日天曉，王召劉祐至殿，囑曰：今聖上崩後無嗣，位太后令安車迎汝繼統，務欲清政約刑，蘇活四海，謹先王之法則，立萬世之綱常，無使驕淫縱佚，國理荒亡。惕惕于心，厲精求治，身致太平，永安社稷。祐曰：父王言論豈敢背違，但子庸弱，難當是位，願父王明以教導。言訖拜別登車，王親送出郭。

外父子分首文武羣臣，遮道簇擁護駕前行。州縣官吏紛紛迎接，祐傳令旨與來使先回京報。使者領命飛奔入朝，奏知太后。太后大喜，急傳令文武安排香花，出城遠接。眾臣遵旨，整笏上馬，迎至安陽縣界遙望旌旗簇擁護駕而來。眾各跪伏道傍，呼迎萬歲。祐曰：來者何臣？答曰：臣乃鄭眾、梁竦等奉鄧太后娘娘勅命，遠勞車駕，迎接慢遲，乞陛下姑宥。祐聞大喜，令各前導車駕至朝。太后迎入後宮，令司天監擇日登位。是日安帝登殿，太后親臨攝政。羣臣朝罷，加封鄧騭為上蔡侯，惲為葉侯，弘為西平侯，閻為西華侯，各食邑萬戶。騭為定策高功，增邑三千戶。文武各封贈。



訖騰等趨上辭曰臣等兄弟愧無大功何應是爵願陛下  
別賜為榮太后不許騰等遂退次日復上疏于長樂宮自  
陳

疏曰

君新臨此疏極畏恐懼不敢居于功深得威伏之志  
臣兄弟汗穢無分可採過以外戚遭值時明託日月之

太宗

未光被雲雨之渥澤並卿列位光昭當世不能宣贊風

美補助清化誠慙誠懼無以處心陛下躬天然之姿體  
仁聖之德遭國不造仍罹大憂開日月之明運獨斷之  
慮拔立皇統奉承太宗聖策定于神心勲烈垂于不朽  
木非臣等所能萬一而猥推嘉美並享大封伏聞詔書

驚惶慙怖追想前世傾覆之時退自惟念不寒而慄臣  
等雖無逮及遠見之慮猶有庶幾戒懼之情常母子兄  
弟內相勸厲冀以端慙畏慎一心奉戴上全天恩下保  
性命刻骨定分有死無二終不敢橫受爵土以增罪累  
惟窘征營昧死陳乞

太后覽表傳旨飛下不容再奏是日安帝設朝文武拜異  
忽梁竦越班奏曰臣聞羌胡作叛已入中土搖蕩西州人  
民塗炭土馬遭殘陛下急將何治帝聞奏大驚急問眾臣  
計將安出滿朝公卿各皆恐懼無所對答帝即罷朝入宮  
告問太后太后曰此事無妨遂下詔令鄧騰監領左右羽



林北軍五校及諸部將兵擊之鄧騭領軍即日勒兵前往  
 車駕幸平樂觀親自把酒餞騭西行飲罷君臣分別騭至  
 漢陽屯下次日天曉召征西校尉任尚謂曰今日進兵與  
 羌決戰彼敗必望前岡奔走汝可分兵五萬往其坡下埋  
 伏吾與從事中郎司馬鈞夾襲羌胡待其敗至汝急令卒  
 展旗招起伏兵首尾相擊必可破也言罷各遵去訖却說  
 羌胡聞漢兵至急引眾將披掛上馬出寨迎敵兩軍相遇  
 鄧騭出馬不與打話令卒搥鼓二將交鋒約戰十合羌胡  
 抵敵不住撥馬回走司馬鈞見胡敗陣張弓趕上望其首  
 將一箭射落馬下羌主力戰不利急望前山岡走騭等催

軍後襲任尚見其將至令卒展開旌旗坡下伏兵齊起任  
 尚挺戈當頭截住二人交馬戰不數合被任尚大喝一聲  
 斬羌王子馬下隨後鄧騭趕上首尾相擊羌胡大敗殺得  
 尸橫山積血漲河流溝壑坑渠堆填墮滿餘羌卸甲各奔  
 散逃騭等獲其輜重馬牛不勝數目遂令鳴金收軍入城  
 安歇即設大宴賞勞軍有詩為證

威武桓桓算妙謨

提兵一戰破羌胡

旌旗指日回中土

千古人瞻大丈夫

鄧騭托親辭避辱

次日鄧騭班師振旅還京帝以太后外戚故遣五官中郎



東漢書 卷八  
將迎拜騰爲大將軍。軍至河南，帝使大鴻臚親迎，以中常侍齋牛酒郊勞。王主以下侯望于道，卽至帝宴大會羣臣，重賜鄧騰束帛乘馬，騰謝恩出。于是寵靈顯赫，光震都鄙，騰以母憂，乃上書長樂宮，乞身歸養。時大家班昭在宮，謹禮嚴憚，太后臨朝，每與聞治政事，以昭出入之勤，特封其子成爲關內侯。太后得見，請辭之，書不欲許之，顧問于昭，昭乃上疏以陳之。

疏曰

伏推皇太后陛下躬盛德之美，隆唐虞之政，闢四門而開四聰，承狂夫之瞽言，納芻蕘之謀慮，妾昭得以愚朽

身際盛明，敢不披露肝膽，以效萬一。妾聞謙讓之風，德莫大焉。故典墳述美，神祇降福。昔夷齊去國，天下服其廉高。秦伯違邠，孔子稱爲三讓。此皆以光昭令德，揚名于後者也。論語曰：能以禮讓爲國，于從政乎？何有？由是言之，推讓之誠，其致遠矣。今四舅深執忠孝，引身自退，而以方陞未靜，拒而不許。如后有毫毛加于今日，恐誠推讓之名，不可再得。緣見逮及，故敢昧死竭其愚情，自知言不足采，以示蟲蠅之赤心。

太后覽昭之疏，深服從之，遂下詔許令騰等各還里宅第。焉。由是益嘉昭譽，昭疾乃作女誡內助之訓七篇，以示諸



女

班昭誡女欲全倫

辭曰鄙人愚暗受性不敏蒙先君之餘寵賴母師之誨  
典年方十四執箕箒于曹氏于今四十餘載矣戰戰兢兢  
常懼黜辱以增父母之羞以益中外之累夙夜劬心  
勤不告勞而今而後乃知免耳吾性疎頑教導無素恒  
恐子谷負辱清朝聖恩橫加猥賜金紫實非鄙人庶幾  
所望也男能自謀矣吾不復以為憂也但傷諸女方當  
適人而不漸訓不聞婦禮惧失容他門取耻宗族吾今  
疾沉滯性命無常念汝曹如此每用惆悵間作女誡七

童願諸女各寫一通庶有補益禪助汝身夫矣其易勉  
之

卑弱第一

古者生女三日臥之床下弄之瓦磚而齊示告焉卧之  
床下明其卑弱主下人也弄之瓦磚明其習勞主執勤  
也齊告先君明其當敬主繼祭祀也三者蓋女之常道  
禮法之典教矣謙讓恭敬先人後己有善莫名有惡莫  
辭忍辱含垢常若畏懼是謂卑弱下人也晚寢早作勿  
憚夙夜執務私事不辭劇易所作必成手迹整理是謂  
執勤也正色端操以事夫主清靜自守無好戲笑索齊



酒食以供祖宗。是謂繼祭祀也。三者苟失之。何名稱之可聞。黜辱之可遠哉。

夫婦第二

夫婦之道。參配陰陽。通達神明。信天地之私義。人倫之大節也。是以禮貴男女之際。詩著閨睢之義。由斯言之。不可不重也。夫不賢則無以御婦。婦不賢則無以事夫。夫不御婦。則威儀失缺。婦不事夫。則義理墮廢。方斯二者。其用一也。察今之君子。徒知妻婦之不可不御。威儀之不可不整。故訓其男。檢以書傳。殊不知夫主之不可不事。禮義之不可不存也。但教男而不教女。不亦蔽于

彼此之數乎。禮入歲始教之書。十五而至于學。女獨不可依此以為則哉。

敬慎第三

陰陽殊性。男女異行。陽以剛為德。陰以柔為用。男以強為貴。女以弱為美。故鄙諺有云。生男如狼。猶恐其虺。生女如鼠。猶恐其虎。然則脩身莫若敬。避強莫若順。故曰敬順之道。婦之大禮也。夫敬非他。持久之謂也。夫順非他。寬裕之謂也。持久者。知止是也。寬裕者。尚恭下也。夫婦之好。終身不離。房室周旋。遂生媾。媾既生。語言過矣。語言既過。縱恣必作。縱恣既作。則傷夫之心。生矣。



此由于不知止足者也。夫事有曲直，言有是非，直者不能不爭，曲者不敢不訟。爭訟既施，則有忿怒之事矣。此由于不尚恭下者也。侮夫不節，譴呵從之，忿怒不止，楚撻從之。夫為夫婦者，義以和親，恩以好合。楚撻既行，何義之存？譴呵既宣，何恩之有？恩義既廢，夫婦離矣。

婦行第四

女有四行：一曰婦德，二曰婦言，三曰婦容，四曰婦功。夫云婦德，不必才明絕異也；婦言，不必辨口利辭也；婦容，不必顏色美麗也；婦功，不必工巧過人也。清閒貞靜，守節整齊，行已有耻，動靜有法，是謂婦德。擇辭而說，不道

惡語，時然後言，不厭于人，是謂婦言。興浣塵穢，服飾鮮潔，沐浴以時，身不垢辱，是謂婦容。尊心紡績，不好戲笑，潔齊酒食，以待賓客，是謂婦德。此四者，女人之大德，而不可乏之者也。然為之甚易，惟在以心耳。古人有言：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此之謂也。

專心第五

禮夫有再娶之義，婦無二適之文。故曰：夫者天也，天固不可逃；夫固不可離，行違神祇，天則罰之。禮義有愆，夫則薄之。故女憲曰：得意一人，是謂永畢；失意一人，是謂永訖。由斯言之，夫不可不求其心。然所求者，亦非謂佞



媚苟親也。固莫若專心正色。禮義居潔耳。無塗聽目。無邪視。出無冶容。入無廢飾。無聚會羣輩。無看視戶門。此則謂專心正色矣。若夫動靜輕脫。視聽陝輸。入則亂髮。壞形出則窈窕作態。說所不當道。觀所不當視。此謂不能專心正色矣。

曲從第六

夫得意一人。是謂永畢。失意一人。是謂永訖。欲人定志。專心之言也。舅姑之心。豈當可失哉。物有以恩自離者。亦有以義自破者也。夫雖云愛舅姑。云非此所謂以義自破者也。然則舅姑之心奈何。固莫尚于曲從矣。姑云

不爾而是。固宜從令。姑云不爾而非。猶宜順命。勿得違戾。是非爭分。曲直此則所謂曲從矣。故女憲曰。婦如影響焉。不可傷和。

叔妹第七

婦人之得意于夫。舅姑之愛已也。舅姑之愛已。由叔妹之譽已也。由此言之。我臧否譽毀。一由叔妹。叔妹復不可失也。皆莫知叔妹之不可失。而不能和之。以求親其蔽也哉。自非聖人。鮮能無過。故顏子貴于能改。仲尼嘉其不貳。而况婦人者也。雖賢女之行。聰哲之性。其能備乎。故室人和則謗掩。內外離則惡揚。此必然之勢。形易



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此之謂也夫嫂妹者體敵而尊恩疏而義親若淑媛謙順之人則能依義以篤好崇恩以結緩使徽美顯變而瑕過隱塞舅姑矜善而夫主嘉美聲譽耀于邑鄰勿乖義驕盈驕盈既施何和之有恩義既乖何譽之臻是以美隱而過宣姑忿而夫懼毀譽布于中外耻辱集于厥身進增父母之羞退益君子之累斯乃榮辱之本而顯否之基也可不謹哉然則求叔妹之心固莫尚于謙順矣謙則德之柄順則婦之謂也

著罷令諸女近侍習讀昭爲逐一分解甚是明白馬融聞

而善之亦令妻女誦習四年春月昭卒壽年七十大后親披素服舉哀甚切卽使北軍五校載喪出塋傳旨爲立祠堂永享春秋祭祀後世稱昭爲烈女

總評

吾輩一生有語可傳豈足何况以婦人而垂訓于古者乎如大家者不特婦人不如卽男子亦不如不特一時之男子不如卽千百世以上千百世以下之有須眉有胸腹者俱不如不特千百世上下之男子不如卽吾亦不如卽吾亦不如



